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

宋 蘇洵 撰

上皇帝十事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録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録陛下過聽召臣試

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名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

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名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兹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

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

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取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

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

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覩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

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

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

臣聞古者之制爵禄必皆孝弟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茍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

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録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

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

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

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别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

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

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

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

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禄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

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

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

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来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来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録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

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

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

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從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崄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

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

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効用彼夷狄觀之以為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寛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

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趦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靡散

芻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
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
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来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
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
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
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
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
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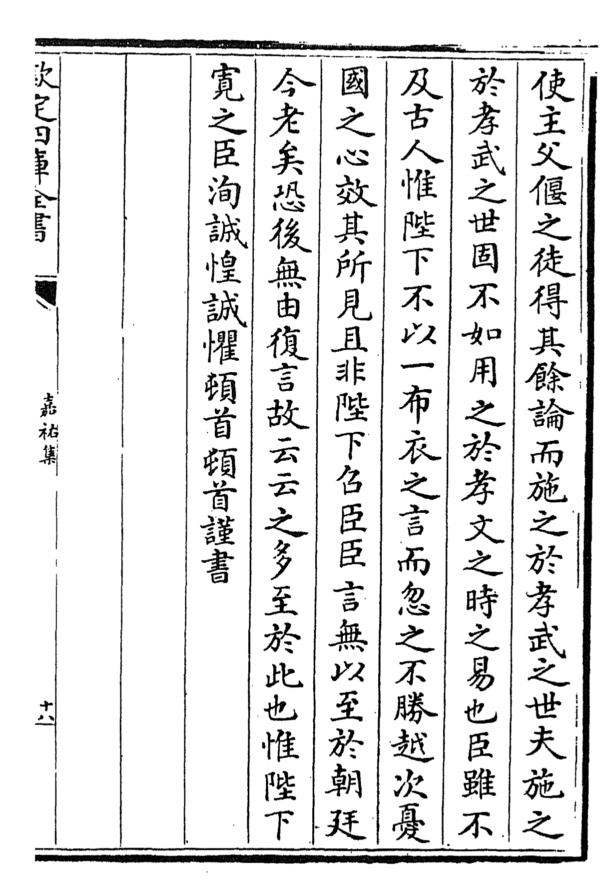
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

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禄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僣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

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闗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

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

既疏之又疏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闒闒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名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



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名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十

嘉祐集卷十一

宋 蘇洵 撰

書六首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纎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

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

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吕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

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

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徒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閭
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
葢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
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
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
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
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

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令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寛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

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

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

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令夫

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名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名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

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

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吕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吕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

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怨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

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宫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葢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

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令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

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

閒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

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

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

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

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

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

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

在相公顧甚易為也令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竝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

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飢寒窮

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令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予之窐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

曰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嘗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

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内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

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奪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

卿當其感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人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遐遠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

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

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耶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絶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

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

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嘉祐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嘉祐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陳揚

嘉祐集卷十二

宋 蘇洵 撰

書九首

上歐陽内翰第一書

内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

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

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

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

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

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

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讀

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别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

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内翰第二書

内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聞其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

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

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

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待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曰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懟於朋友曰信矣其戲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

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内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别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葢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閤下傾葢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

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絶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

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

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名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為髙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令人之所謂富貴髙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

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

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内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内翰第五書

内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

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嚀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

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葢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

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唯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

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

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顔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

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

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絶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恓恓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説不

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絶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

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變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

從逆旅主人得東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敵之不臣天子

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觧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閒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至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閒布衣與之論閒事邪此洵所以

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嘉祐集卷十二

嘉祐集卷十三

宋 蘇洵 撰

書八首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産破壊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

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勩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隷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

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强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

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令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令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絶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

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内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曽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内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劒驅之以笞箠為

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令不過秋冬之間海内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

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觧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

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葢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采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

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名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

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葢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

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秖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𡾟

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

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䘏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

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别怏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閒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

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讐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令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鄉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喜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

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
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
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至書為患夫數至門者
虛禮無用數至書者虛詞無覩得其無用與其無覩而
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閤下舉人而
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
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
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

有所過望耳以閤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與孫叔静

久承借示新文及累爲訪臨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但意立而理明不必覔事應副誠未思之專此不宣洵白

嘉祐集卷十三

嘉祐集卷十四

宋 蘇洵 撰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

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絶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絶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

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具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

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

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

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如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釿　子析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寬　子昭鳳　子惟讃　子垂象

黄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珐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沆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晫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晙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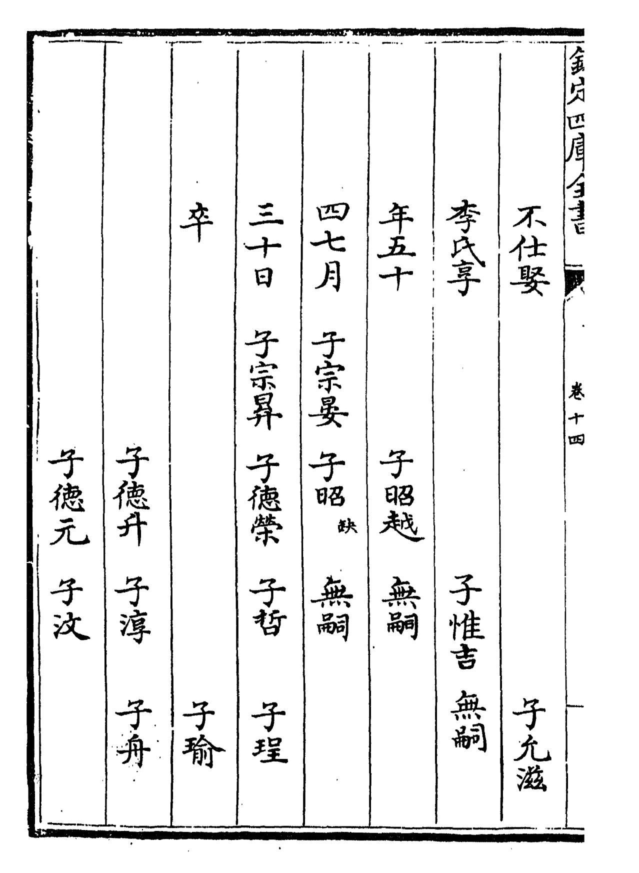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讜　子永

子諱祜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亭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缺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昪 子德榮 子哲 子珵

卒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汝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佾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勲　子愼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

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籛為
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芈
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已氏其
後為蘇顧温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
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
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
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蘇氏六
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

武曰髙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幷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道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

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閒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

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葢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説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
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
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
而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
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
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
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

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

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

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
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
曰彼何人斯為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
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
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
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
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
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

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髙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

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髙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黄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葢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髙才大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鋭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

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
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
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
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
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
親踈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
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
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

其身田不滿二頃屋獘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詗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盡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

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已而厚於

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為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

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寛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

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一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

世而無窮皆世自為處别其父子而合其凡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凡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别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别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

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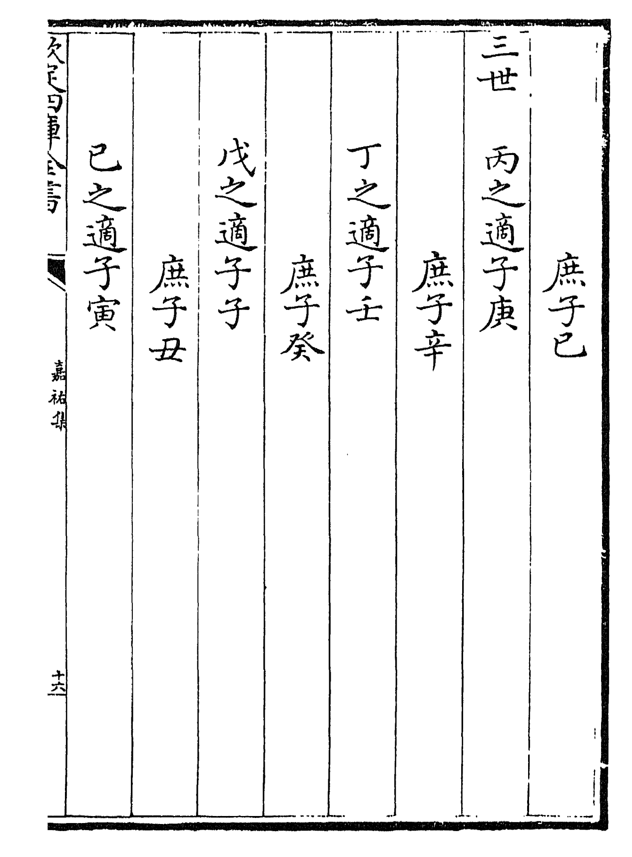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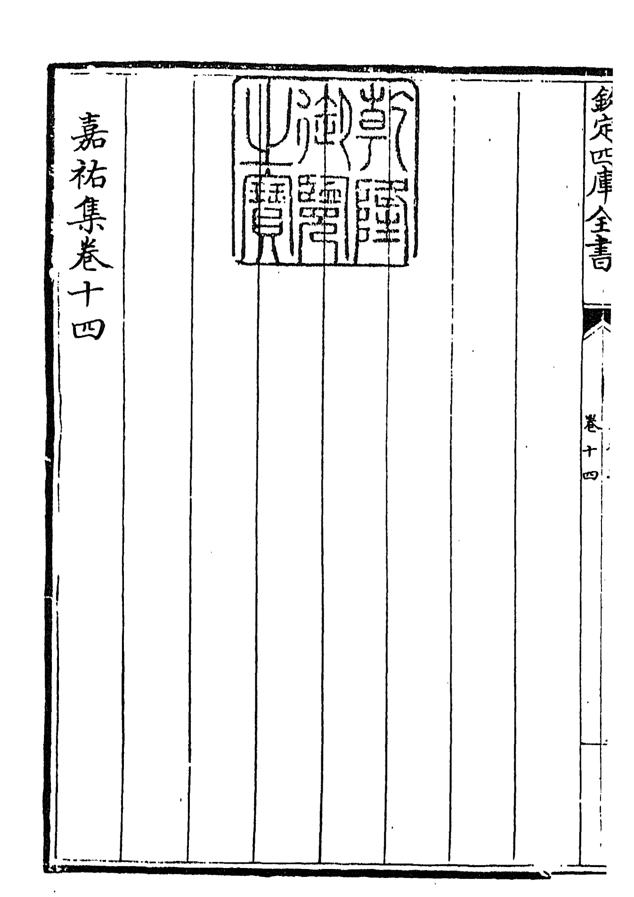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

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懟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

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十四